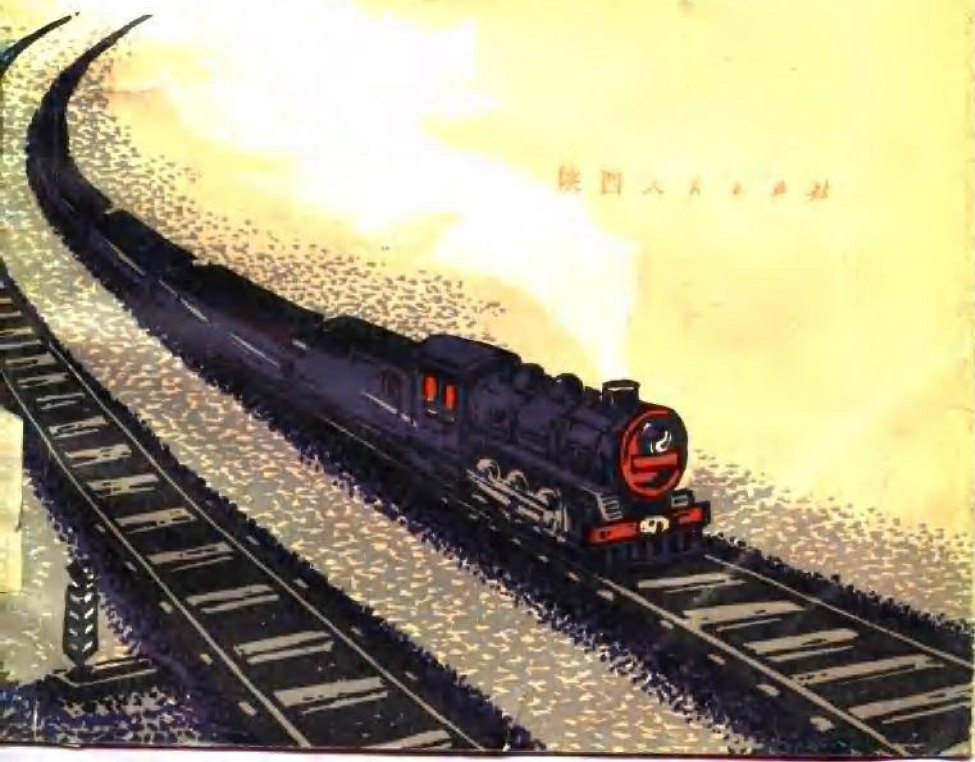


嗚笛長流

陝西人民出版社



汽笛长鸣

西安铁路分局工人创作组

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西安新华印刷厂印刷

陕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1976年2月第1版

1976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50,000

书号：10094·130 定价：1.15元



出版说明

这是一部以工人为主体的“三结合”创作组集体创作的长篇小说。

小说以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和一九五九年为时代背景，深入而生动地描写了具有“二七”革命传统的铁路工人，在党的“**鼓足干劲，力争上游，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**”总路线的指引下，为解决运输战线上运能与运量的矛盾，所展开的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和两种世界观的尖锐、复杂的斗争。小说着力塑造的机车司机长郑大江，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先锋战士。他以高度的革命主人翁精神，敢于和暗藏的阶级敌人斗，和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斗，和旧的传统观念斗，不畏艰难险阻，始终驾驶着时代列车，鸣笛向前！此外，小说还尽力描写了铁路分局长、机务段党委书记和工人家属的形象。

小说在主题思想的挖掘上，有所追求，并且具有较广阔的生活幅度和浓郁的生活气息，其中一些人物写得栩栩如生，亲切感人。

目 次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章 | 出乘途中..... | (1) |
| 第 二 章 | 列车在前进..... | (20) |
| 第 三 章 | 分车会上..... | (46) |
| 第 四 章 | 段长的烦恼..... | (74) |
| 第 五 章 | 串门..... | (99) |
| 第 六 章 | 送车前夜..... | (121) |
| 第 七 章 | 江水滔滔..... | (148) |
| 第 八 章 | 炸雷惊魅..... | (180) |
| 第 九 章 | 灯下波澜..... | (209) |
| 第 十 章 | 新春晚会..... | (235) |
| 第 十 一 章 | 涓流归海..... | (270) |
| 第 十 二 章 | 群情激愤..... | (290) |
| 第 十 三 章 | 火车头之路..... | (308) |
| 第 十 四 章 | 驼峰工地..... | (337) |
| 第 十 五 章 | 走访“金老将”..... | (357) |
| 第 十 六 章 | 党委会以后..... | (388) |
| 第 十 七 章 | 同闯虎口岭..... | (416) |

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|
| 第十八章 | 霞光照征途..... | (442) |
| 第十九章 | 勇制飞龙..... | (462) |
| 第二十章 | 不速之客..... | (484) |
| 第二十一章 | 拔钉子..... | (501) |
| 第二十二章 | 英姿飒爽..... | (523) |
| 第二十三章 | 一刀两断..... | (551) |
| 第二十四章 | 点火之前..... | (570) |
| 第二十五章 | 势不可挡..... | (591) |
| 第二十六章 | 高歌猛进..... | (610) |

拾

第一章 出乘途中

一九五八年深秋，一场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号角已经吹响。离古城不远的高坡车站，呈现出一片较往常更加繁忙的景象：来来往往的汽车、马车满载着货物，高一声低一声地鸣着喇叭，打着响鞭；装卸工人们热情紧张地劳动着，雄壮的号子声与隆隆转动的车辆马达声汇集在一起；高大的悬臂吊车，巨人般地站立在纵横穿行的汽车、马车、架子车和堆积如山的货位之中，挥舞着长长的臂膀，按照指挥人员的哨音和手势敏捷地甩来甩去。一会儿，一袋袋粮食，一包包棉花被装进了车皮，一箱箱器材被卸到了站台上。

这时，一列满载的直达货车，正向高坡车站急驰。

通通通通！列车带着风，鸣着笛，站站绿灯，一路通过。

驾驶座上，郑大江略厚的嘴唇严肃地紧闭着，一双炯炯有神的大眼睛专注地注视着前方。

车门口站着一个小司炉，身穿红绒上衣，孩子般的脸上，充满了年轻乘务员惯有的自豪感。他面对疾风，两手握着手把杆，一只脚还不停地下面打着拍子，嘴里轻轻地说：

“快了，快了，再有一个钟头就到古城啦，嘿，来劲！拉了超轴，又是正点到达！”

大跃进以来，铁路运输战线上出现的运能与运量的矛盾，不仅使司机长郑大江为之鼓舞，也催促着这个年轻人更加勇往直前。火车头跑过的这二百多公里的线路上，各车站堆积着多少机械、化肥、水泥、粮食……他多么希望自己的这台机车马不停蹄、风驰电掣般地把工农业生产的产品和所需要的物资运往各地。

今天这趟车拉的是超轴大列，郑大江驾驶得平稳飞快，使得这小伙子眉毛上扬，一脸喜色，两只眼睛闪烁着亮光，心里呼呼直跳，浑身充满了用不完的劲。他敏捷地转过身去，握起大铁锹，前三锹，后三锹，紧三锹，慢三锹，左右开弓，轮番飞舞，锹锹煤宛如张开的黑色鱼网，均匀地撒入炉膛。炉内火头炽旺，红光四射。他擦了一把额上的汗水，看了看汽压表，红针一直指示着需要的高度。他兴奋地用那高音号似的嗓门对郑大江说：

“司机长，水满气足，汽门再开大！跑快点，再跑快点！”

两眼一直盯着前方，聚精会神地驾驶着机车的郑大江，回过头来，看了一眼小伙子，“嘿”的一声笑出声来，说：

“还嫌慢呐！再跑快点，车轱辘就要离地啦！”

坐在右边座位上的副司机张勇诚，非常喜爱这个浑身冒火的小伙伴，但却故意打趣地说：

“咋了，小耿，心那么急，是不是有女朋友等你呐？”

耿伟笑了，摘下帽子，抹了一下脸上的汗珠，说：

“一个女朋友就能叫咱们的大轱辘飞起来吗？别搞新发明了！”

年轻的耿伟，对机务生活充满了热爱。他觉得当一名机车乘务员，是世界上最好不过的职务了。听，汽笛“嘟”地那么一叫，鲜红的大轱辘轻轻启动，上千吨的货物就运走了，真是高山能移，大海能填啊！摆在年轻人面前的生活，就是这样的壮观。

耿伟爱机车，爱得似乎使人无法理解。

距机务段不远的东天桥，是跨越铁路，连通两个十字路口的交通要道。汽车、电车、马车、自行车和行人来来往往，络绎不绝；下头，是七、八股铁道，鸣笛奔驰的列车一天二十四小时不断线。而这里正是耿伟最喜欢的地方。

一天，耿伟和张勇诚退乘后经过这里，恰好天桥下传来了列车行进时“通通通通”的乏汽声。随着脚下的土地微微颤动，一列由西朝东的客车，正从天桥下通过。这是一列开往首都去的直达快车。

耿伟看着桥下奔驰向前的列车，禁不住大声喊着，和桥底下机车门口的那个小司炉招手。耿伟兴奋地看了看张勇诚，大声说：

“看！快看！新‘人民’型！乖乖，多来劲！四个乏汽音响成了一个声，时速准跑过了一百！”

张勇诚笑了，老大哥似地拍着耿伟的肩膀说：

“整天和机车打交道，还看不够啊，走吧！”

耿伟却不愿离开这里，说：

“你不知道，我多爱火车头啊。俺爷是修火车的，俺爹是造火车的，我是开火车的！我小时候，和院里的小孩们最爱玩开火车的游戏！哪一回不是我当火车头！喂，你别笑，当火车头可不是个容易的事……”说着，耿伟一只手拉着耳朵，一只手绕着圈子，两只脚还不停地跺着，“后头的小孩一拽你的耳朵，你就得张开嘴‘呜呜’地学火车叫。我光爱当火车头，耳朵都叫人家拽红了，嗓子也喊哑了，有时候跑着跑着连鞋带袜子都掉了，可我还要当火车头！火车头带劲嘛！……”

“哈哈”，张勇诚被耿伟说笑了，颇有同感地点着头说：

“是啊！是啊！”

耿伟越说越来劲：“谁要不上机车，谁就体会不来咱们这个味。别的先不说，当拉着一列三千多吨的长龙，在线路上跑呀跑呀……这时候，你站在司机室门口，探出身子往后一瞧——乖乖！黑鸦鸦的看不到头！这是多少电厂、钢厂的原料；这是多少等着安装的机械设备，这是多少公社用的拖拉机、化肥啊……嘿，这一座山一座山似的东西，都是咱们，是咱们火车头拉的呀。这阵子，脸上黑了，衬衣湿了，可心里甜着呢！所以，咱机车乘务员都愿意多拉点，跑快点，定吨两千四，一看计划是三千，心里就高兴，少了就觉着没劲。”

“是要多拉，是要快跑，”张勇诚笑了笑，“所以说人

人都爱咱们这一行！”

“那到不见得，”说到这，耿伟不以为然地说，“我见过这号人，她就怕蹭上俺身上的油。”

“哦，还真有这号人？”张勇诚十分有兴趣地问。

耿伟一只手按着桥面上的水泥栏杆，另一只握着帽子的手朝栏杆柱头上一击，说：

“这事有半年多了。咱段上运转刘主任给我介绍了个朋友，在一个什么学院念书，唉，娇声娇气的，见了就叫人烦！”

“噢。后来呢？”张勇诚问。

“后来，我就故意吓唬她说，俺这一行可脏得很，洗一件工作服得用三条肥皂，贴身的衬衣还能拧出二两机油！”

“她怕不怕？”

“怕得很！”耿伟说，“经俺这么一说，她吓的再没敢来。”

张勇诚亲切地拍了一下耿伟的肩膀，赞赏地说：

“好样的！”

“前方注意！”

“注意！”

“注意信号！”

“注意！”

此刻，郑大江和张勇诚不眨眼地看着前方，用手比划

着，呼唤着。耿伟也丢下锹把，急忙站到司机室门口，探出头来，望着信号。

突然，耿伟那上扬的眉毛紧皱在一起，脸上显出了焦急的表情。怎么，今天是直货列车，为什么给了停车信号？耿伟急忙用手揉了揉眼睛，不错，就是示意停车的黄色臂板信号降了下来。

这时，郑大江声音宏亮地喊道：

“侧线，停车准备！”然后顺手撂了一闸，猛冲的列车渐渐地缓慢下来。

列车在高坡车站刚刚停住，耿伟就刷地一下从机车上跳了下来。“咋搞的？我去看看！”火烧火燎的耿伟对郑大江招了一下手，没等回答，就急促地翻过停在股道上的列车，向车站运转室奔去。

推开运转室的门，见值班员正在打电话。耿伟顾不了这些，朝着值班员大声喊道：

“我说，为啥给停车信号？你们知道不知道？今天拉的这趟车是急货！都在大跃进，要是晚了点谁负责！”话语中，他把“谁负责”三个字说得又狠又重。

三十多岁的车站值班员满脸是笑，这种场合他经历得多了。他并不急着答话，他有办法对付。他用手指着身旁的椅子，对耿伟说：

“大车，坐、坐，先喝水……”

话没说完，值班员又对着电话筒继续讲：

“老孙，我比你还急呀！每天来的货不算，天天到车站

发货催货的就数不过来……”

“哎，大车，坐呀坐呀，先喝点水。”值班员没有忘了招呼耿伟，但仍抓着话筒听那人讲话。

“坐啥哪，”耿伟急躁地简直要发火了，说，“我问你啥时候开车！要喝水俺车上有的是！”

值班员冲着这位年轻的小司机笑了笑，还是用手指点着叫耿伟坐下，却又对着话筒说：

“你们等着用料这我知道。各单位都一样，不用讲理由了，我们再想办法。今天下午给你们送！再早不行，对，今天下午！就这还得给人家磨牙哪……”

“叮铃叮铃……”调度电话也急促地响了起来。值班员赶紧抓起了话筒：

“我是高坡，高坡！好！好！二零一八次折返后，抓紧作业，争取早开！”

值班员放下调度电话，又抓起早已放在桌上的另一只话筒，大声说：

“老陈呀，刚才和电厂老孙讲话，让你久等了。你们的那批货来了，争取今天晚上送。什么？下午？不行，不行。最早晚上。不要磨牙啦，最早晚上送。没有车头呀！好！就这样吧！”

值班员总算从繁忙的电话铃声中解脱出来。立即，他把写好的调车作业通知单放到耿伟面前，笑着说：

“大车，让你们辛苦了。在这错一趟车，现在抓紧时间帮助调几钩，干完活就走。最近活太忙了……”

这就是摆在铁路运输部门面前的运能与运量的矛盾啊！这种情况，耿伟几乎天天碰到。但每次碰到，耿伟总是急得两脚直跺，心里头冒火。

就在耿伟跳下机车，直奔车站运转室去的时候，郑大江看了看车站股道上等着挂走的一列列货车，预料到在这里要增加一次临时调车作业，于是，他和张勇诚也下来了。张勇诚手拿油壶，一面摸着摇连杆杆头，检查温度，一面给大轴脖领浇油。郑大江手持检车锤，“当当”、“当当”地敲着机车走行部的螺丝，看看有没有松动，又登上机车走板，听听风泵的打音，并用油棉丝擦了擦风泵上的铜箍。多少年来，郑大江就是这样带领伙计们一丝不苟地驾驶着机车，并且随时准备接受任何一项新的战斗任务！当他检查完机车，站在机车前举目眺望时，脸上露出了兴奋的笑容。

一节节装满货物的车皮，一溜一溜地停在股道上；站台上堆积的货物摆不下了，又临时加宽；起重机、吊车正喷着浓烟，发出“吐吐吐”的吼声，忙忙碌碌地工作着。

郑大江向远处望去，东山头上的那棵老槐树吸引着他。这棵老槐树，粗壮的树干两个人也搂不过来。那树皮象鱼鳞般地纵裂着，枝杈交错，挺拔威武，活象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挺立在山岗上。郑大江望着这棵老槐树，禁不住感慨地想：解放前，你站在那里看着这个荒凉的小车站，看着我们这群拾煤砢的穷孩子；今天，你仍然站在那里，可看到的却是建设社会主义这一伟大事业的繁忙的车站，欢乐的朝气蓬勃的人群啊！

老槐树枝叶茂盛，摇曳着稠密的树枝，似乎也在向郑大江招手、微笑。

郑大江深情地举起右手，向着老槐树连连挥动着检点锤。

忽地，他那挥动着的手停住了。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右手腕上的那块鸡蛋般大的伤疤，顿时，一股热辣辣的滋味涌上心头，胸中腾地燃起火来……

这熊熊怒燃的火啊，从郑大江刚刚懂事的那一天就点燃了！

郑大江在童年的时候，就含着热泪，攥着小拳头，听母亲和耿大叔讲述父亲当年在“二七”大罢工中是怎样为了工人阶级的事业流尽最后一滴血的。

郑大江的父亲牺牲后，耿汉强义不容辞地挑起了照料郑大江母子俩生活的担子。日寇侵占武汉前夕，耿汉强一家和郑大江母子俩来到了古城。

耿汉强原先是个修车匠。到古城以后，因为不给机务段的监工、把头送礼，只当了一名杂工。大江他娘和耿大婶给人家缝缝补补，洗洗浆浆，两家互相接济，倔强地过着有上顿没下顿的日子。

耿家有一个儿子，一个闺女。儿子耿锁十六岁，给四十里外曲江池的一家地主拉长工。小女儿凤仙比大江长四岁，整天帮着她娘做针线，洗衣裳。

每天天不亮，耿大叔就顶着西边天空上的残月走了。当月亮又升得很高很高的时候，才回到家来。繁重的工作压不

倒这个铁路工人，他反而更加坚强了。耿大婶和大江娘，心里燃烧着仇恨的烈火，但从没有掉过一滴眼泪。

那年头，穷人的日子可真难熬。已经到了腊月二十九，连拌糊糊的包谷面还没有呢。天近黄昏的时候，大江娘和耿大婶去给人家送衣服。刚走一会，在外给地主拉长工的大哥耿锁回来了。

凤仙和大江迎了上去，高兴地拉着大哥问长问短。可细细一看，耿锁哥又黑又瘦，一根草绳扎着破旧的棉袄，两只手空空的啥都没带回家来。

耿锁走进屋里，打开面缸看了看，又揭起锅盖瞅了瞅，长久没说话。一会，他站起身来，勒了勒腰上的草绳就走。凤仙和大江追出门外，拉住了大哥不让走。耿锁忿忿地说：

“出去了一年，俺给家拿不回来吃的，还能背回来一张嘴……”说完，就头也不回地消失在渐渐昏暗下来的道路上。

凤仙和大江呆呆地看着门口，焦急地等着大人们回来。忽然，不知从什么地方，闯进来几个端着大枪的黑狗子，吵吵闹闹地说什么耿锁哥在“人市”上打了税官，警察所叫他去一趟。这几个龇牙咧嘴的家伙没有抓到的人，将屋里的锅碗瓢勺砸了个稀巴烂，骂骂咧咧地走了。

这时，耿汉强闻讯赶了回来。大江一头扑进他的怀里，鼻子一酸，眼泪再也忍不住了。凤仙也呜呜咽咽地说不出话来。

“孩子，别哭，别哭。”大江觉得耿大叔的手抚摸着自己的头。他仰起脸来，眼泪汪汪地叙述着刚才发生的事情。

耿汉强听完，点着了一盏小小的油灯，默默地看着被黑狗们折腾得乱七八糟的东西，牙关咬得死紧死紧，手中的短烟袋杆“咯叭”一声被折断了。他把大江和凤仙拉到身边，看着大江，亲切而严肃地说：

“快把眼泪擦了。眼泪对咱工人来说，一点用处都没有。你爹活着那会，最嫌弃那些爱抹眼泪的人。民国十二年江岸闹罢工那阵子，他胸口上挨了敌人三颗子弹，到死都没掉一滴泪啊！”

接着，耿汉强抬起头，瞪着屋外黑沉沉的天空，额头上的青筋突突地跳动，继续说：

“大江啊，你爹闹罢工的时候，常对我说，‘这世道，穷人只有两条路，要么死，要么就和反动派斗！’你爹，就是为了打倒骑在咱们穷人头上的财主、洋人、军阀，被反动派杀害了。”

听耿汉强说到这，大江的两只拳头也攥得紧紧的了，心中充满了对反动派的仇恨。耿汉强把手有力地一挥，又说：

“孩子们哪，这些年来，反动派欠了咱们多少债，杀了咱们多少人啊！可他们越是凶狂，咱们越是要跟他们斗。一代接一代地跟他们斗，总有一天，咱们穷苦人要出头！”耿汉强目光炯炯，深沉地往下说，“孩子们，工人的后代，碰着这号事，不能软，不能怕，不能掉眼泪！要把仇和恨压在心里，死也不向这帮家伙低头！”

屋外北风呼啸，一股股寒风扑进屋内，但那盏小小的油灯却倔强地顶着寒风，红色的火头依然在跳跃着，闪亮着。

郑大江凝视着那风吹不灭的灯火头，把耿大叔的话一个字一个字地钉在了心里。

耿锁哥逃走后，两家的日子更难熬了。十二岁的大江和小伙伴们提着篮子去拾煤砑，拾上一天，除了两家烧用，有时还能换回一半斤杂合面回来。

一天中午，大江和铁蛋、三福、小翠几个小伙伴去东闸口拾煤砑。水鹤^①旁，火车头刚刚在这里清过炉，“呼哧呼哧”地吐着烟圈开走了。轨道旁，煤砑黑忽忽地一层，还向上冒着热气。小伙伴们顾不得煤砑烧烫手脚，一边用小铁钩扒着，一边把煤砑往篮子里拾。

黄昏，小伙伴们要回家了，可大江看见邻居王奶奶家的孙女小花在一堆破枕木旁哭，就走上前去。原来，小花的手冻烂了，肿成一个大包，忍着疼拾了半天煤砑，却盖不住篮底。她想着等煤砑煮野菜的奶奶，伤心地哭了。

大江看着小花哭得红肿的眼睛，立刻提起自己的煤篮，“哧”地一下倒进了她的篮里。

铁蛋、三福、小翠都敬佩地看着大江，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篮里的煤砑也给她倒了一些。小伙伴们彼此欣悦地说着，快步向家走去。

忽然，一个矮胖的铁路巡警站在他们面前。这伙黑狗子见啥要啥，连小伙伴们拾到的这点煤砑也不放过。黑狗子恶狠狠的眼光盯在了瘦弱的小花身上，嘴一歪说：

^①水鹤：供向蒸汽机车水柜注水之用。